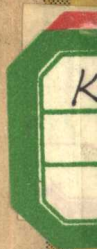


著 萊 爾 都
譯 近 爾 金



巴士特傳

行 印 局 書 年 永



譯近 金 著萊爾都

傳 特 士 巴

行 刊 局 書 年 永 海 上

中華民國卅六年四月初版

巴士特傳

有 著
作 權

著 者 都 爾 萊

譯 者 金 近

出 版 者 永 年 書 局

上海赫德路安慶坊三號

譯者序

我在沒有譯「巴士特傳」以前，對於巴士特這個名字是陌生的。其實，他不僅是一個偉大的科學家，而且是最可憐的病人和農夫的救命恩人。一個科學家的偉大，應該包括兩點，就是除了他的驚人的發明以外，還要顧到對全人類的貢獻的價值。巴士特的一生完全為全世界的人民造福，他從來沒有為自己的利益打算過。當他要實驗瘋狗病的菌苗的時候，竟不顧老性命，想在自己的身上試一試，這種精神，太使人感動了。

我們知道意大利也有一個著名的科學家，他名叫馬可尼，是發明無線電的。可是，意大利侵犯阿比西尼亞時，他幫助墨索里尼，發明科學武器殘殺阿比西尼亞人民，做了法西斯的幫兇。於是他遭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唾罵，他在自己的光榮史上塗上了污點。在這裏，我們可以知道，不論是一個科學家，或者是一個藝術家，要是他不走救人的路，而去走害人的路，那末他的偉大的成就等於陰天的太陽，對人民有什麼好處呢？

巴士特受到法國國王和王后的熱烈招待，可是他不想做官。他改良啤酒的製造，除

去蠶種的病害，可是自己並沒有開啤酒廠，也沒有做綢緞公司的老闆。他的願望很簡單，是刻苦耐勞的做實驗工作，要在工作得到快樂。

他愛護真理，並且很耐心的尋求真理。他知道空氣中有細菌，想盡方法證明出來，他的敵人却發表荒謬絕倫的理論反對他。他要改良蠶種，敵人叫他氣得生病，結果他的成就終於得到多數人民的擁護。他在一次演說中說道：「那些反對我的人，是過去了，真理是存在的。」

世界上有過一個巴士特，許多可怕的病痛才有辦法醫治的，他確實是人類的恩人，醫藥界的先鋒。他在這個世界裏，發現了另外的一個新世界，那就是細菌的世界。細菌是人類的最小但是最可怕的敵人，於是他憑着他的天才和勇氣，征服了牠們。

原作者都爾萊女士 (Eleanor Dooley)，爲了搜集寫這本傳記的資料，曾到過法國，她探訪了巴士特生前的種種事蹟，她到過巴士特的出生地杜爾，到過愛波斯。又訪問了好些和巴士特相熟的人。這原是一本寫給青年學生閱讀的傳記，所以趣味性比較濃厚些，其中所包含的事實，却是一般性的，因爲她簡括的敘述了巴士特的一生。

目錄

譯者序

- 第一章 出世的時候……………(七)
- 第二章 長大起來……………(一五)
- 第三章 在巴黎唸書……………(二九)
- 第四章 結晶體的祕密……………(三九)
- 第五章 到外國去找……………(四九)
- 第六章 偉大的發現……………(五七)
- 第七章 黃金樹……………(七五)
- 第八章 戰爭……………(九一)
- 第九章 預言變成事實……………(九九)
- 第十章 不幸的牲畜……………(一〇五)

第十一章	一個幸運的錯誤	(一一五)
第十二章	一片歡迎聲	(一二五)
第十三章	瘋狗及其他	(一三七)
第十四章	約瑟和裘比利	(一五一)
第十五章	一羣和一個	(一六一)
第十六章	活在人們的心裏	(一七三)

第一章 出世的時候

他們都叫他路易，當他在杜爾第一次睜開他的眼來的時候，他沒有什麼，就像別的男人嬰孩一樣，不過是一個有趣的，血紅的，發皺的小寶寶。那時候，戶外正是嚴冬的天氣。

他的母親瞪着他看了一個很長的時間，他的父親也是這樣，因為做父親母親的總要那樣看個仔細的。他呱呱墜地的時候，是一八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早晨兩點鐘。他的父親的名字是若望·約瑟，他的母親的名字是尙妮·愛蒂納。但是，他們雖然看了很久，並不能看出和別的男嬰孩有什麼不同的地方。你不會看得出，也不會想得到，他以後會有些什麼偉大的，特別的和出衆的成就。

他的家在一條平常的小街上，是一所平常的小屋子，屋主人經營着很平常的製革生意，用來做皮靴和皮鞋，或別的東西。我們所要注意的，就是沒有一個人會說這是一個平常的人住着這所屋子。一個人是一回事，他的職業又是一回事。若望·約瑟的屋子裏

；最重要的部分是地窖。一個兩間房子的地窖。右邊的房子都是圓的和方的水溝，裝滿了氣味強烈的硝，左邊的房子都是很深的木桶，皮就浸在那裏，河水流到屋子的牆腳下，讓它自己來浸皮。

地窖的上面是若望·約瑟的工作房，放滿了他的好些大的木頭工具，再上面是兩間緊靠着的小房子和一間小的後房。那就是這一所很平常又很簡陋的小屋子的全部，在那裏，路易開始結識這個不平凡的世界了，其中有很多的國王，伯爵，王室，陸軍將領，海軍元帥，哲學家，財政家和各界人士，他們也可能有一個將來成名的嬰孩。但是他們的嬰孩可並沒有成名！而這個製革匠的兒子呢……！但是且慢，我們不應該講得太快的。

十八天之後，他的父親母親沿着製革匠街，踏上一段長的階梯，走向第二條街，抱了嬰孩到杜爾教堂去，爲他行洗禮，取個名字。杜爾是一個熱鬧的快樂的小鎮，街上大概有很多的人在來往着，但是他們竟沒有一個人想到掛彩燈，插國旗，或者叫出鎮上的軍樂隊來，或者甚至於讓教堂裏的鐘撞出快樂的巨聲來，假使受洗禮的孩子是一個國王

路易十八，他們一定會那樣做了。

當時葡萄園裏的園丁經過，他們只望望天空，驚疑着是不是冬天對於葡萄會有害處的。他們絲毫也猜不到，這個嬰孩以後會給他們做些什麼事。

同時，婦女們也是一樣，她們站在自己的門口，她們爲什麼要去別人家的嬰孩呢？嬰孩完全是一樣的！他們死亡得也很多。難道沒有一個人能告訴你嗎？怎樣的這些小寶寶患了喉痛，叫做白喉症的，因而死了，怎樣的在一個時間裏全家死了的這些故事？做母親的也會死去的。假使母親生孩子時並沒有死，那算是幸運的了。誰能夠想像呢，那個皺臉的小寶寶將會……？

農夫們也是如此，他們互相訴苦着，這一個人怎樣的在雞瘟中失去了他所有的母雞，那一個人怎樣的弄得吃盡當光，因爲他的牛被瘟疫引到「可咒詛的地方」去了，在那個時候，只要一個晚上，所有的牛會統統死掉的——關於農夫的壞運氣，他們從來沒有停止他們的訴苦，他們不會停下來這樣的說：「他經過這裏了，這個未來的偉大人物，他……！」

有錢的蠶絲商人，坐在六匹馬的大馬車裏趕路，到絲城里昂去，他不會知道他剛才

經過了一個嬰孩的門口，當他想着，他已永遠失掉了他的馬匹和財產，這個嬰孩將來有一天都會給他撈回來的。

那些老頭兒也不很聰明。他們或者看一下，就轉身走開了，並且說：「是一個男孩子吧，是不是？男孩子假使不死在戰爭裏，他們受了傷，或者爬一棵樹受到一些輕傷時，也要死的。」當時的男孩子往往只爲了腿上受了一點傷就死掉的。在戰爭中，由於受傷或疾病死掉的，比在戰場上殺掉的更要多，在那些老頭兒想來，那個嬰孩將來也逃不出這些難關的；他們還是講他們的故事，一個人怎樣的在可怕的痛楚中死去，因爲一隻瘋狗咬了他；同時村莊裏怎樣的到處都是瘋狗，假使小孩子們看到一隻吐舌頭的狗跑到一條路上，都要害怕起來；又怎樣的讓一隻非常心愛的狗舐了你的手，對生命是一種危險，因爲你決不會知道傳染到一些什麼。那末，我們要說了，既然他們對瘋狗很注意，關於那個正吮着大拇指的嬰孩，應該有所驚奇了。他們却不。

一直講到這裏，關於這個嬰孩，並沒有看出什麼奇妙來。他的母親，一個園丁的女兒，和他的沉默的製革匠底父親都愛他；他的姊姊站在他的搖籃旁邊，好奇的看着他，

並且靠近耳朵輕聲叫他：「路易！路易·巴士特！」他不懂，甚至連他自己的名字還不知道，就像一隻小狗那樣的。

像別的嬰孩一樣，他第二步是爬來爬去，後來會走了，並且學習講法國話，有時文法用得對，有時却用錯了。

但是，如果嬰孩路易還沒有什麼出衆的地方，那末住在製革匠街四十三號的有兩個人，他們並不平凡，那兩個人就是若望·約瑟和尙妮·愛蒂納。假使你要知道一個嬰孩的一些什麼，你必須知道他的父親和母親的一些事，因為是他們把他撫養成人的。若望·約瑟是一個能幹的製革匠；他從來不管他有怎樣的勞苦，却要把他的皮盡量的製得好，那就是不平凡的。但是他還有比這更多的不平凡的事，他不是杜爾地方的人，他的家是從很高的汝拉山脈的一個小村子裏搬來的，那裏從阿爾卑斯山脈帶來了冷得刺骨的冬天，一年之中，有大半的日子是很冷的，甚至在五月裏，風還是刮得很猛，就像法國人所說，足夠吹掉一頭牛的角度。那裏的人長得倔強，結實和忠厚，而且愛護他們荒野的佐克斯森林，在遠地看去，就顯得溫柔，而且是一片紫色。在那裏，地上鋪滿着奇香的，

細小的龍胆花，它們好像在說，那燦爛的顏色是從荒野的生命中得來的。

若望·約瑟的家庭，歷代都是種田的——推磨夫，耕田佬和製革匠。沒有很久以前，他們還做着農奴，是屬於利莫耶地方的地主的，像一頭牛一樣的可以買來賣去，隨便什麼時候，愛克魯，克拉曼，利莫耶，和別的地方的地主，還有亞特里薩伯爵，都可以挑選着來買。若望·約瑟的祖父，他籌了一筆錢，總算買回他的自由，他成爲一個自由的人了，能夠離開利莫耶地主的磨坊。那是一七六三年的事，和路易出世前相隔僅五十九年，在龍胆花叢間，刮着寒風的高地上，你還可以看到磨坊的陳蹟。

也許，若望·約瑟是從他那裏因襲了愛自由，愛獨立的性格，而後又遺傳給他的兒子的。

若望·約瑟在做一個能幹的製革匠以前，是拿破崙的一個好兵。他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！他看到的是些什麼呢！他非常崇拜他的君主，並且在他的許多次勝利中得到了光榮。他在西班牙的山脈裏，在埋伏和吃驚之間，打了一次最激烈的仗，等拿破崙完全失敗和放逐後，却傷了他的心。他失望地踏着沉重的脚步，帶着憂鬱的情緒離開他的隊伍

到薩林去做一個製革匠。他是一個寧靜沉默的人；但是有些事情能夠激動他的。有一天市長告訴他，叫他帶了劍到市政廳去。他遵命了，認為一定可以很安全的保存起來。但是當他看到他那打仗的心愛紀念品，不過是要給一個警察的時候，他又把它奪回來了。羣衆心裏都明白，立刻變得危險了，沒有一個人敢從若望·約瑟那裏拿一把劍。在勝利聲中，羣衆保護了他和劍回來。這件事在薩林可算是一次風波；一個製革匠勝了市長。

雖然若望·約瑟有幾分像藝術家的，當他在自己的後花園裏望出去的時候，他也許並沒有注意，有一幅美麗的什麼圖畫總是在他的面前。他的屋子始終在那裏給你去參觀，有一條小的孚利歐斯河，在後面的花園之間流過。在花園的另一面，是尙妮·愛蒂納·羅基（就是巴士特的母親）散步和工作的地方，當她搬到杜爾去以後沒有好久，她就做了這個路易的母親。

「愛護得像一個羅基」，現在已經成爲那些地方的一句口頭語；所以你不要奇怪，假使路易長大起來，愛護得……是的！……像一個羅基——他的母親；同時像一個好的能幹的辦事人，像火一樣熱烈的準備貢獻給法蘭西，什麼是他所受到的尊敬，就像

……就像一個巴士特！

第二章 長大起來

路易是快要到三歲了，在一個晴朗的早晨，或者是一個下雨的早晨，關於天氣，是沒有一個人會告訴我們的，若望·約瑟和尙妮·愛蒂納把他們的傢具和他們的木頭工具，還有路易，安東尼和嬰孩約瑟芬裝到一輛大的木輪車裏，出發住到瑪諾士的一所屋子裏去，那是外祖母羅基給他們的。

路程很長，而且是高低不平的。我們不能稱它為現在的這種公路。穿過佐克斯森林，他們繼續前進，沿着蘋果樹園，舊山腰間攀滿着葛藤，起着亮晶晶小泡泡的葡萄酒就是從那裏來的，後來他們終於到了瑪諾士，那裏有很多的梨樹園，起伏着的波比德山就在不遠的地方。

在那裏，靠着路邊是外祖母羅基的小屋子。但是沒有一個人知道，路易對於新的家所想到的是什麼，因為他沒有告訴我們；這所屋子還在那裏，而且很漂亮，外邊滿地是花草，屋子的一部分已做了花房，在冬天，綠油油的棕樹生長在那裏，另一部分是一個

寢室，通到一個大酒窖，那裏靜躺着葡萄酒罈。

但是在那所屋子裏，路易首先記得他自己，他記得他有好些朋友，他常常跑出去，沿着那條通到愛格萊比雷的小路和他們玩。那個時候他一定是一個性格剛強的小娃兒，一雙灰綠色的眼睛看起人來很堅定也很有力的。屋子裏有一扇門，你可以從棕樹葉子的縫縫裏望過去，但是剛剛看得到，若望·約瑟有一天把它當作一塊圖畫板。他所畫的，是一個穿藍色軍服的老兵——很老，看去有不能再當兵的樣子。那個兵士就像若望·約瑟自己，是斜靠在一把鐵鏟上，他的眼睛充滿了遺憾的夢景，很想再做一個兵士，或者只希望君主的光榮日子再來一次。路易看了他父親的圖畫，也許會說好的，同時希望自己也來畫幾個人。

後來，因為那個地方的一條小溪流，對於製革不好，他們又搬家了。他們的車子趕着路，爬過小山到愛格萊比雷；穿過小路，走上大路到愛波斯去。

他們的前面，在樹林和小山之間，躺着一個小鎮，一個方塔形的教堂，高過了那些褐色的屋頂和高高的白楊樹，像一個衛兵，把守着進口的地方。